



初級文化讀物

反解雇的斗争

FAN JIEGU DE DOUZHENG

北京出版社



反解雇的斗争(初級文化讀物)

北京丰台桥梁工厂
厂史编写小组整理
吳 为 插 画

北京出版社出版(北京東單麻錢胡同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:787×1092 1/50·印張:16/25·字數:8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1-80,000册

統一書号: T10071·490 定价:(4) 0.06 元

一九四七年二月。

北京丰台桥梁工厂的哥儿们个个心里惶惶①不安，这个见了那个说：“老王，刷的有你？”②

那个说：“刷的也有你！”

“这个消息可靠吗？”

“怎不可靠！章头儿的消息！”

章头儿是丰台桥梁厂厂长汪雪俊的亲信。听厂长的指示，拉了几个伙计在丰台一家饭馆里拜把子。大家称兄道弟，你一杯我一盏地好不热闹。不一会儿，几个

① 惶，念皇 (huáng 厂义光)。惶惶——恐怕、不安的样子。

② “刷的”是工人的一句行话，就是解雇的意思。

人都有三分酒意了。章头儿一看，时候差不多了，便把早已准备好的話滔滔不絕地說起来：“俗話說：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老紅是个头，头儿打个工人算得了什么。有些不识好歹的人要告，告就告吧，你看怎么样，一礼拜不到，还不是厂长把工头保回来！工头这一回来，那些關事的就得……咳咳！我可告訴你們一个消息：要不了多久，咱們厂就要解雇一半人啦！……”

这話刚出口，几个义兄弟都你瞧着他，他瞧着我地楞①住了。章头儿乘机接着說：“咱們兄弟沒事！今天拜了把，从此端的就是铁飯碗

① 楞 (lèng 为 ㄌㄥˋ) ——发呆、失神。



章头儿拉了人在飯館子拜把子，
大家吃酒，章头儿說：“咳咳，咱們厂
就要解雇一半人啦。”

啦！……咳咳，只是这个消息还是个秘密，兄弟們可不要随便传出去啊！……”

第二天，厂里就起了风，工人们都知道解雇的事了。

* * *

原来上个月，工人在外边修桥回厂的时候，姓紅的工头发脾气，在丰台車站，拿起铁棍打了工人祝长生，把祝长生打伤了。帶領工人修桥的工务員高凤会，串連了工程師宋化月等，又吞吃了工人們的面粉。这两件事湊在一起，引起了工人們极大的憤怒。大家湊錢給祝长生治伤，又告了这个姓紅的工头。厂方看見工人們竟敢这样大胆頂撞，便又使上了毒招。这毒招是先

分化，后解雇！

工头們在拉人拜把，工人們难道等着被宰割？当然不能，必須馬上把工人組織起来，向那帮坏家伙进行斗争。当时，丰台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便通过厂里的电焊工人梁善德，领导了这厂斗争。

梁善德刚从外边赶回来，便找来了韓永长、李金銘等四个人。他們都是从长辛店一块来到桥梁厂的，在一起工作多年了，感情很好，又都很讲义气。梁善德屋里一张桌上摆一副麻将，他們几个人就围着桌子坐下。大家說：“姓紅的回来了，这就叫放虎归山！告状是咱們几个打头的，这回解雇，少不了也是咱們打头！”梁善德說：“咱們不能等着

他們来动手，不能让兔崽①子們實現他們的詭計，得趁早先下手！”当下五个人便商量起来。高工务員貪污面粉的事，最能激起群衆的公憤，便決定借討面粉的事兒，發動大家組織起來，迫使廠方不敢解雇。於是確定：先分散串連一部分吃苦最多的群衆，激起他們的仇恨和鬥爭的決心。然後，再利用韓永長的偽工會幹事的身分召集工會大會，發動廣大工人起來鬥爭。對丰台的偽鐵路工會，梁善德這些人早已心中有數，知道它的底細。郭真珠是個工會代表，這個傢伙也不是好人，但是為了拉攏工人，擴張自己的勢力，

① 崽，念宰(zǎi ㄗㄞˋ)——幼小的動物。兔崽子是罵那些壞蛋的話。

姓郭的曾经假装同情工人。那好，咱们就乘这机会揭一揭伪工会的底。大家商量好了，如果斗争出了事，就去找姓郭的，他要不管，就让工人撕破他的假面孔。

就这样商量妥了，几个人便分头去找工人进行工作。有的在宿舍，有的在野地，三五个人一伙，纷纷酝酿①要面粉的事。

梁善德找了几个有胆量的在一起聊天，大家一扯到面粉的事情上就都火了。梁善德进一步引柴点火地说：“面还是小事，他妈的真要是解雇了，只有等着喝西北风。”听到这里，马上就有人气得暴跳起来，

① 酝酿 (yùn-niàng, ユニョリユ) —— 准备条件来形成。



梁善德找人聊天，大家一扯到面粉的事情上，就都火了。

一个个憋气愤得很。梁善德抓住大家的情绪，急躁地说：“咱们得斗！”大家更加激动，有个楞小子想起了前些时丰台铁路上闹罢工的事，兴奋地说：“那天下班，只见铁路上清清静静，再往丰台那边一瞧，机车都不冒烟了。当时大伙心里一阵嘀咕，一会儿有人传来消息说，丰台罢工了，我心里一亮，凭咱们吃的这苦头，也真该罢他妈一家伙……”

小伙子越说越兴奋，没等他说完，好几个人同声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！”老梁见势就把话头接过来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咱们也得斗，一定要斗！”大伙都把探寻的眼光投在老梁的脸上，信赖地等他说出组织斗争的办法来。老梁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，

招呼大家围得更紧，就把早已商量好的办法说了出来。大伙一听，个个精神振奋。老梁又交代了几句要团结要机警的话以后，大伙才慢慢散去。

另一个地方，韩永长向围着他的一伙人在讲八路军的事。他家在良乡，八路军常到那儿活动，他有机会也接触到一些工作组的人，一回两回，这就自然受到不少影响，明白了不少道理。他讲着亲身的体验：“八路军跟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，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，总是客客气气，临走，还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”大伙听得入神，忘了所处的环境，都兴奋地扯起了自己听说的或亲眼见到的有关八路军的话题。

有的說：“聽說前天又崩^①了一列車，死了不少國民黨。”有的說：“我小舅的一個姑媽，前不久從那邊過來走親戚，說起那邊過的日子，可真有點叫人不相信。”這時候，韓永長看到大伙談得起勁，順着就把話題一轉：“唉，咱們什麼時候才能过上那種好日子，眼看高鳳會那幫家伙就把咱們往死路上逼呀！”經他這一說，大伙的注意力被拉回到現實生活里來，有人就嘆氣：“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”韓永長緊接着說：“那一回，八路軍的同志听我說起工人的苦，就告訴我：‘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’這話也真有點道理……”他

① 崩(bang ㄅㄥ)車——把車炸翻倒了。

接着又把八路军告訴他的一些道理，学着讲給大家听。末了，才慢慢引到要面粉的事上来。大伙也都慢慢动了心，这才扯到正题上去。

这天夜里，表面上象往日一样平静，可是这些三五成群的小会，却給工厂造成了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氛，眼看暴风雨快要来了。

梁善德几个人一碰头，决定馬上行动。第二天在工会的屋里，由韓永长出面召集了一个工会大会。到会的都是現場工人。韓永长向大家說：“厂里对我們工人死活不管！上个月到外边去修桥，連飯都不給吃，还是大伙儿凑了些錢，才吃到些粮。出差回来，剩下四百多斤面，又叫姓高的这家伙貪污啦！他騎在

咱們头上不算，又要吃咱們的糧。
这哪行！咱們向他要面去！”

“对！要面去！要面去！”

“他要不给怎么办？”人群里有人問道。

“不给！不给就揍他！”

“对！对！不给就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頓！”

这时，梁善德站起身來說：

“要干得先讲理，先提出咱們的要求。要是他們不讲理，咱們再想別的办法也不晚！”

他这么一說，大伙儿都說对，就紛紛提出要求：开除工头，罢免高凤会，不得解雇工人，归还面粉，等等，七凑八湊地就湊了整整的十條。并且當場推定了代表去讲理。

大会刚散，梁善德等二三十人又凑在一起合计了一下。大伙儿都坚决表示：“厂里要解雇，这是逼着我们工人往死路上走。哥儿们一定豁①上命拚了！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块死！”

敌人的耳目很多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厂长汪雪俊就听到音信了。这家伙是日本鬼子投降后到工厂来的，就住在鬼子包工头“魔鬼大金牙”住过的那座洋房里。他同日本包工头一样，也骑在工人的头上。这个厂长作威作福得厉害，厂里人员不多，他手下却使唤了七、八个。汽车、电驴子停在门前。每

① 豁(huo ㄏㄨㄛˋ)命——拼命、舍命的意思。

天十点多钟才到厂里办公，十二点就走了。他一到厂，就到现场来转圈圈，看到哪个工人动作稍为慢些，上去就是几巴掌。有时还掏出个小本本，问工人：“你叫什么玩意儿？”或者问：“你叫什么东西？”然后把名字记下。工人的名字只要被记上了，这阎②王本，灾难就来了。轻一些的被罚薪，重一些就被记过、开除。他听说工人们提出了十条要求，便找了宋士兰等几个人，去教训了一顿。还威胁说：“你们要闹，就立刻开除！”

大伙儿又立刻聚在一起商量开了。梁善德站在一座破铁桥上说：

① 阎，念延（yán ㄣ ㄣ）。阎王——迷信说是管生死的神。